

上海散記

柯 藍 著



843

上海散記

柯 藍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六年·北京

上海散記

柯 藍 著

✱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七號)

北 京 東 四 條 胡 同 四 號

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新 華 書 店 發 行

✱

書 号 : (304) 字 数 . 11.1 千

開 本 317×437 1/32 印 張 6 1/2 插 頁 2

一 九 五 六 年 一 月 北 京 第 一 版

一 九 五 六 年 一 月 北 京 第 一 次 印 刷

印 數 00001—10000

定 價 (6) 1.59 元

獻給年青的心

在上海，我不是那些來去匆匆的行人和好奇的旅客。我和幾百萬普通的市民一樣，在這個城市裏生活着，我工作在他們的中間。

在這個我們國家工人最多的城市，這個曾經被外賓稱為『亞洲的寶石』的城市，從她被解放而獲得新生的時刻起，我就在這裏工作。我在这裏度過了我們國家最美好的辰光，以致使我不能抑制地對她發生了一種真摯的感情，我是這樣地熱愛着這個城市，我默默地在自己內心掀起的這種感情的風暴，很久很久都不能平息下來……

時間似乎是無情地、毫不停留地前進着。上海一片雄偉的工廠，林立的煙囪，和那無數高大的建築物，寬闊的馬路，以及那些來往不息的電車、行人……所有這一切，從表面上看來似乎都是雜亂無章和沉默無聲的，但我却從這生活的激流裏，勞動的激流裏，听到了新上海日夜不停地在演奏着一支新的交響樂曲，於是，我極力地想尋找一種特殊的音符，把她的節奏記錄下來。

讓我們年青的心，來分享這一份歡樂……讓我們在社會主義步伐的歌聲裏前進……

(AD88/03

目次

獻給年青的心.....一

第一輯

唱不完的歌.....二

在各色鏡頭下.....一七

早晨和傍晚.....二五

一封回信.....三七

年青人，祝你一帆風順！.....四三

管理城市的人.....四四

新的生活在等著.....六七

朋友，請簽上你的名字.....九〇

最美好的建築和展覽.....一〇〇

上海和索非亞之間.....二三

第二輯

牆報上的人物.....二四

第一次約會.....一六

老電機工.....一六

悶聲不响.....一七

後記.....一〇一

第一輯

唱不完的歌

車間裏的時間

前天，我到國棉×廠去看一位朋友，他是一個年輕的紡織工程師，我們有一年多沒有見面了。過去他給我的印象是留着長頭髮，戴着一副一千多度的近視眼鏡，總是不慌不忙地用微笑來回答許多問話的人；這次我們一見面，他却主動給我談了一通工廠的生產情況，隨後幾乎是跳起來抓着我的手喊：

『哈！現在萬事齊備！時間，就是社會主義！』

看來他（不，他們的工廠）是多麼迫切需要時間呵！

時間，不浪費一秒鐘的時間，在今天我所看到的工業經濟建設部門中，幾乎是一種普遍的戰鬥口號。

我在紗廠的車間走着，看見女工們用新的方法操作着。這些新的工作方法的特點，一句話，就是節省時間。

一個四十多歲的老年女工楊大媽，在機器的行列中走着，也許她還不了解『計劃』這兩個字帶有社會主義的意義。但是這位在工廠裏用舊的方法生活了三十年的極平常的老女工，在學會了新的工作方法之後，她的脚步是按照預先計劃好的新的『路線』走的。她的眼睛，她的手，在一長排的機器面前，也都是按照計劃好的一定規格來操作的。她這種有程序的操作，帶着一種極平靜的熟練的迅速和妥貼，把她的面部表情都改變了。

另外一位十九歲的葉杏妹，全身充滿精力，平日就愛蹦蹦跳跳愛唱歌，現在上工的時候，她也像一隻蝴蝶似的在機器的行列中間飛來飛去。她是跟一種什麼東西在競賽。她不說我也能猜出她是在和看不見的時間賽跑。

我有一年多的時間沒有來過紗廠了。紗廠車間過去給我的印象是一片機器的喧鬧聲，機器似乎是很不馴服的在吵着鬧着，吵鬧了一陣之後，就會突然地停下來，——紗斷了。而看管機器的人，却像是看管着一羣哭鬧着的小孩的母親。她們十分緊張地、东一下西一下地忙亂着。現在情形却完全不同了。車間裏的『計劃』在改變着一切。計劃使一切都安靜下來。最喧鬧的機器還是日夜不停地跳着、喊着，但是你听吧：機器的喧鬧也變得有節奏了。而按計劃工作的人，精確使用時間的人却更是使你感到她們特別幸

福。

我穿过机器，穿过工人们。在車間的末尾發現一張醒目的牆報，上面用紅筆寫着這樣的口号：

『每一秒鐘都爲創造社会主义社会而勞動！』

我覺得這是整個車間的聲音，整個工廠的聲音，整個上海工人同志的聲音呵。

又是一個晚上，我來到一家五金機器廠的車間裏。車間不大，二十幾張車床，像二十幾條黑牛似的排列在那裏。每一個車床上吊着一盞雪亮的電燈。穿着滿是油垢的工服的工人，在電燈下聚精會神地工作着，緊張得連空氣似乎都凝結了。

我悄悄地從他們身旁走過。在這樣的時候，我們是不能夠，也不允許和他們攀談的。我望着他們沾滿油泥的黑手，他們一張一張流着汗珠的面孔，這些手和面孔是一種力的體現！這時引導人向我悄悄地介紹說，他們之中有一半人是新來的。我这才注意到有一些人的面孔多年輕呵。接着我還發現有幾個戴帽子的人，帽子特別大，哦，那是女青年鑄工，帽子裏包裹着她們的長頭髮。

我在左邊一座車床跟前停下來，一個老年工人正在指教一個戴帽子的青年女鑄工，

在檢查她車出的零件。

老工人瞇着眼看手裏的零件，『噫』了幾聲，接着就看了看左手裏那隻大大的秒錶，秒錶在零件从機器上卸下來的時候就已經停止了。老工人看着錶，眼睛瞇了又瞇，比看零件時還仔細。隨後他慢慢地轉過身，對那位年輕女鏤工一字一句地說：

『三秒零點五……』說時聲音拖得很長，指了指身後邊說：『你把這次鏤的時間記上吧！』

這時我才發現在他們車床後面，有一塊小黑板，上面用粉筆寫着許多數字：

『五秒正，四秒一，四秒零點九，三秒零點五……』

引導人在向我解釋說：

『他們在測定鏤零件的時間，研究如何縮短工時。』

這時那位女青年鏤工在她的師傅說：

『我看工具還擺得不順手，如果四号跟六号放的位置再對調一下，那樣拿起來方便，時間還會快些。』

我記起了在紗廠車間裏曾經看過的那張牆報，記起了牆報上那句『每一秒鐘都爲創造社會主義社會而勞動』的口號。這句在許多人看來都十分嚴格的口號，現在在這裏，

在这油亮油亮的車床面前，一位女青年鏤工，她和她的師傅在用行動修改着這個口号，她們不能用秒來計算勞動的時間了。

我望着這位充滿活力和信心的年輕女鏤工，她那微微發紅的面孔，黑亮的眼睛，不高但很強壯的身體，這樣的人我們不是在馬路上、學校裏或其他什麼地方都碰見過的嗎？多麼平凡的一位年輕女孩子呵！可就是她在苦惱着，苦惱秒鐘不能解決她的問題。她要求節省比一秒鐘還短的時間。

从小小的黑板上用粉筆寫的有點歪斜的『三秒零點五』這幾個字看來，這個苦惱不是她一個人的，而是這兒所有的人的共同苦惱。

計算出比一秒鐘還短的時間，充分地加以利用，這是對於社會主義建設最忠實的表白，這是我們上海工人今天生活中最高尚的感情。

時鐘的响声，成了社會主義社會向前跨進的脈搏。

生活的色彩

一位醫院的護士同志告訴我，送給一個重病初癒者的禮物，最好是一大束色彩濃豔的鮮花。這是她的經驗，她在病房裏天天看到病人對於鮮花特別愛好。

鮮豔的花朵，充滿活力的綠草，是生命的象徵，是美好生活的色彩。

我幾次來到上海工人住宅區，新建的漂亮樓房——曹楊新邨。我發現工人同志們在自己門口的空地上，種滿了小樹、花草。空地上種得連腳也插不下了。他們就改變方式，把心愛的花草種到房間裏去。工人同志的窗台上，擺着用瓦盆種的各種鮮花、小樹。

當然，這一點就可以很好地說明上海工人們物質生活的提高。

現在，美麗的花草從公園移植到工人的住宅區，又從工人住宅區繁殖到上海的馬路上來了。

這是很難叫人相信的。突然在一天下午，幾乎是上海所有的店員職工們，三三兩兩的拿着鋤頭，捧着小樹和花草，在馬路旁種植起來了。有的是在原來路旁梧桐樹的四周開闢新地，有的就根本是平地開荒，挖出很整齊的一大塊園地，圍上小籬笆，種上小樹和花草。每天小心翼翼地澆水灌溉，終於樹綠了，花開了。

現在，帶有很濃重的商業氣息的上海馬路和鬧市，有這一些花草出現了，不用看守，不用寫『禁止攀折花木』的木牌子，花木生長起來了，新的道德、新的思想感情也生長起來了。於是，馬路顯得美麗起來，生活的色彩也強烈起來。

我想，這還不是最主要的變化嗎？一位紡織廠花布設計師說：

『我們要把生活的花，開在每個人的身上，和每個人的心裏。』

新設計的花布出來了。生活中的花印到布上來了。

於是在工人業餘美術小組裏，有一位工人同志畫了一幅漫畫，畫了一位工人牽了一個小孩在公園裏散步，小孩的四周飛着一羣蝴蝶，蝴蝶把小孩身上太漂亮的花衣，當做真的花朵，飛來採花了。

這不只是一幅漫畫，也不是隨便拿來說說的笑話，這是生活，這是上海工人同志對於自己新的生活的一種讚揚。

生活多美好呵！上海生活的圖畫呈現着多麼強烈的色彩呵！

上海××機器廠的工人們，在上班的時候，有自己的幾百輛自行車並排飛馳地來到廠裏。青年工人們一清早踏着自己的車子，在鋪着一層淡淡的陽光的馬路上一閃而過，有的打着口哨，有的哼着歌子。晨風吹着他們的衣衫、頭髮。

當黎明還沒有來到這個城市，城市就似乎開始甦醒過來。馬路上有着稀少的行人。三輪拖車拉着濕得發亮的青菜和整塊整塊的新鮮豬肉趕赴菜場。這時清掃街道的工人們出現了，他們是馬路上最早出現的慇懃的人們。他們拿着掃帚，把馬路打掃乾淨以後，

最熱心的電車出廠了。它們手牽手的在鉄軌上發出轟隆轟隆的响声，似乎是在大聲吆喊着：『來吧！來吧！去吧！去吧！』

之後，太陽出來了，高樓上的窗戶打開了，黃浦江上的冷風吹來了江海關上的鐘聲。

這有着六百多萬人民的都市呵，這集中了一百萬工人的工業都市呵，她的早晨又是怎樣充滿了生活的力和色彩！

晚上，落日的餘暉從黃浦江上最後消散的時候，江面上昇起了深藍色的烟霧。這時，都市呈現着準備休息的姿態，城市的喧鬧慢慢停息下來了。

看吧，在黃昏的薄暮裏，這個都市像巨人睜開了眼睛，六百萬人的窗戶裏燈光亮起了，光明向四周發射出來。

多奇妙的上海城市的夜景呵！這撒在大地上的萬家灯火，在黑暗裏閃閃發亮。這是一片灯光的海洋，它們之中有的联接起來成一長串，勾畫出了高樓大廈的黑影，跟滿天的星星混成一片。

在這個時候，你也许会想，這麼多高樓集中在一起，從每一個亮閃閃的窗口，透過窗幃還隱隱約約看見有人閃過，人們正在做一些什麼呢？

舊的生活一去不復返了。現在，人們有的在繼續白天的勞動，有的在準備休息。而且你還會發現某些有燈光的地方，突然成了什麼補習學校和工人夜校。那些亮堂堂的教室裏，你從窗口看進去，會看見一排排矮小的座位和桌椅，上面很不相稱的坐着一些身子高大的工人們。呵，原來這裏是一座小學的教室，工人們借來上夜課了。你會想到工人們粗大的身子，坐在狹小的專為孩子們設計的座位上，那種趴在矮小的桌子上專心一意地學習的情景。這是上海工人階級在向文化大進軍呵！現在上海每一個小學、中學裏，一到晚上，校門口就出現了帶着紅色『糾察』臂章的工人們，這裏就成了工人們的臨時的文化補習學校或夜校，他們自己管理着自己的學習。

這就是上海五彩繽紛的生活的色調，一種新的前進的基本的色調。

參加重點建設的人們

我手裏翻閱着一厚疊工人同志們填的表格。

我坐在上海總工會××區辦事處的會客室裏。辦事處的孫同志，她給我看的這些表格，是這次要調離上海，到全國各地去參加重點建設的工人名單。

外面大廳裏擠滿了工人，好像是三三兩兩的在爭吵什麼。有的急着要辦什麼手續在

大聲地嚷叫着。孫同志剛跟我介紹了幾句關於參加重點建設的情況，一聽見外面的喊聲，就趕忙站起來，對我笑着說：

『对不起，我們這幾天實在忙不過來，請你先看看這些表格吧！』

說完，她就甩着兩隻長辮子，跑出去了。

从表格上看來，這次報名參加祖國重點建設的工人，面很廣，有五金技術工人，有建築工人；有青年工人，也有三十多年工齡的老師傅。

我的眼睛落在「一張表格上，這是一家××鐵工廠的胡全根老師傅填的。他報名要求參加東北的重點建設。批准他參加重點建設的『意見欄』裏，寫着這樣的幾句話：

『胡老師傅有三十八年的工作經驗，參加過上海「五卅」大罷工。技術上很熟練，耳朵一听，手一摸就能知道機器的毛病在哪裏。很能團結人，跟青年學徒的關係特別好。』廠工會負責人在這意見後面簽了字。

表格上年齡那一欄裏寫着『五十二歲』，但是一看表格右上角上貼的照片，他那咧着嘴發笑的臉，和那挺着胸脯、精神振作的樣子，就給你一種感覺：他這張照片不是這幾年的照片，和他的年齡比起來，顯得多年輕呵。我聽說最近有一些老年工人，因為怕領導上說他年紀大了，不讓他參加重點建設，工齡不好隱瞞，工會裏早有調查，就只好从正